

有没有能甜到打滚的小说？

新婚之夜，新郎咆哮「姜璃，你有没有羞耻心。」

我笑嘻嘻地回嘴：「睡自己的夫君不是天经地义吗，羞耻心什么的就太见外了吧？」

沈煜噎住，白璧无瑕的脸气红了。

不愧是绝色美人，连生气都那么美。

《今天我圆房了吗》已完结~

京城。

镇国将军之女今日大婚。

艳阳高照，锣鼓喧天，十里红妆。

围观群众纷纷议论：姜小姐厉害啊，虎父无犬女，还是让她把太子殿下给骗到手了！

我坐在花轿里不禁反思。

自己的追求行为是否太过高调了点。

不然怎么就人尽皆知了？

—

东宫，宫灯高挂，红烛双辉。

「快，脱吧！」

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

终于要睡到心上人了，我兴奋地搓搓手。

沈煜红色寝衣衬着黑发，墨色生艳，斜睨我一眼，眼波流转间勾魂摄魄。

他冷笑一声：「姜璃，你真是没有一点姑娘家的羞耻心。」

羞耻心是什么？

能吃吗？

我笑嘻嘻地回嘴：「睡自己的夫君不是天经地义吗，羞耻心什么的就太见外了吧？」

沈煜噎住，白璧无瑕的脸气红了。

不愧是绝色美人，连生气都那么美。

沈煜，大梁太子，文韬武略，是惊才绝艳的天之骄子。

但我喜欢他，并不是因为他是太子。

而是因为他是大梁第一美人。

我垂涎他的美色已久，好不容易求得皇上赐婚，这才有了今晚激动人心的洞房花烛夜。

「你.....」沈煜还想垂死挣扎。

我轻轻捂住他形状完美的薄唇：「别说话。」

沈煜：「??？」

我微微噘嘴：「吻我。」

「.....」沈煜气得哑口无言，如玉的脸更红了：「不要脸！」

我叹口气：「好吧，不装了。」

「我摊牌了。」

「我就是馋你的身子！我下贱！」

沈煜：「.....」

讲真，认识这么久了，在打嘴炮这点上他就从没赢过我，却还总是忍不住来送人头。

可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菜瘾还大吧。

沈煜沉默片刻，居然出人意料地往床上一躺，整个人陷进红色的被子里。

我嘿嘿一笑，正准备爬上去，只听他道——

「你尽管来，让你睡到算我输。」

二

平心而论。

虽然我追着沈煜当了很久的舔狗，但我也不是什么平平无奇的屌丝。

我爹是镇国大将军，一生戎马，从无败绩；我娘是长公主，当今圣上的嫡亲妹妹；而我本人，人送外号「玉面小飞狐」。

就是长得非常好看的意思。

无论从家世还是颜值，我跟沈煜都称得上门当户对。

沈煜为何如此烦我，我想来想去，问题应该是出在第一印象上。

我们的初见.....有些一言难尽。

那年我十四岁，跟着爹娘从边疆回京。

说起边疆大家都懂，条件比较艰苦。

当地百姓大多长得比较粗犷，昧着良心也只能夸出一句五官端正，而我平生又最爱美人。

跟边疆相比，北京的锦绣繁华养出的少年少女们，可是个顶个的水灵。

凭借着镇国大将军家嫡小姐的身份，再加甜言蜜语信口拈来的本事，我在京城如鱼得水，逍遥快活。

很快，到了我爹三十五岁生辰那天。

排场极大，京城权贵几乎都来了，连圣上都特意派了皇子来祝寿。

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我一时欢喜在宴上喝多了酒，就独自走到凉亭吹风，散散酒气。

正晕乎乎着，左相家的小公子温汝舟和永安侯府的世子谢睿出现了。

两人一个英武，一个清俊，看起来真是爽心悦目。

直到他们走近，我才后知后觉发现气氛不太对。

温汝舟拿出个透明玻璃瓶，瓶子里灌满了金黄沙粒，他怒气冲冲地质问：「姜璃，为什么谢睿也有漂流沙瓶？你到底送了多少出去？」

谢睿幽幽地看着我，一脸哀怨：「你不是说只有我的气质，才配得上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漂流瓶吗？」

请问海王翻船是种什么体验？

谢邀。

如果我有罪，请让法律制裁我，而不是让我面对这种大型社死现场。

三

「笑死，你有什么气质，乡土气质吧。」

温汝舟立马开启嘲讽模式。

谢睿反唇相讥：「嫌乡你别要啊！」

两人唇枪舌剑吵了起来，吵着吵着还不过瘾，又打了起来。

我当时就懵了。

实不相瞒，这种漂流瓶我确实送出去不少.....

边疆别的没有，就沙子多。

京城里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公子小姐们，什么稀世珍宝没见过？聪明如我，另辟蹊径，反而显得与众不同。

但我万万没想到，居然有人会随身携带这些破沙子啊。

眼看事态就要升级，我赶紧阻止：「快住手！」

根本没人理我。

那两人还在打，打得飞沙走石，难解难分。

我一气之下，猛地冲上去：「都给我住手！」

谢睿没有收住掌风，温汝舟也没收住拳劲。

所以倒霉的我，被拍飞出去。

两人总算停手，齐齐冲到我面前，一左一右扶起我，要抱我去看大夫。

关于到底谁来抱我这个问题，两人又吵了起来。

救命啊。

「你们别吵了！」我打断他们，眼中含泪，要多凄美有多凄美。

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阿璃只是喜欢美人，有错吗？」

两人皱眉迟疑了下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

我一阵狂咳，他们才犹豫道：「没.....没有.....」

我羸弱的身子像片单薄的树叶在风中颤抖：「我送漂流瓶，是因为你们都是阿璃心目中的漂亮哥哥，这也有错吗？」

「没有。」两人目光渐渐开始坚定。

来感觉了！

我超大声：「大点声！没吃饭吗！」

两人抬高嗓音，异口同声：「没有！！」

扑棱棱的，惊飞了树梢上的几只鸟雀。

苦肉计+美人计+偷换概念+战术洗脑.....

强！真的强！

我暗自窃喜，准备再接再厉，来个完美收尾。

这时，一阵三分讥诮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的笑声，从不远处的树下传来。

我恼羞成怒：「谁在那鬼鬼祟祟的，滚出来！」

「木姑娘真是.....人间奇女子。」那人略带嘲讽地说道，嗓音清冷。

一个身穿银白色锦服的美人拂柳而出，幽幽月辉笼在他身上。

冰肌玉骨，如梦似幻。

.....

靠。

完蛋。

陷进去了。

四

我果断放弃了整片森林，吊死在沈煜这颗树上。

我做事一向风风火火。

在沈煜每天下朝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置好，一看到他身影出现，无视他身后乌泱泱跟着的一众臣子宫人，旁若无人地对他唱情歌。

沈煜停下脚步，很给面子地全程听完。

我眼睛一亮。

有戏。

沈煜啧啧两声，漂亮的黑眸里满是嘲弄：「姜璃，你假唱能不能专业一点，口型都对不上。」

说完就拂袖离去。

我留在原地暗自惆怅。

如果不是真的五音不全，谁会愿意假唱呢？

不到半日功夫，宫里上下众人皆知，长公主之女木小姐看上了太子殿下，但太子殿下却对木小姐没有好脸色。

很快，这消息也传进我娘耳朵里。

娘亲看不得我受委屈，特意跑来问我是否需要她帮忙。

这个帮忙的意思，懂的都懂。

我很感动，但还是拒绝了她。

强迫美人是不道德的。

而且我对自己很有信心，毕竟我玉面小飞狐也不是浪得虚名。

攻略也有攻略的快乐。

一次失败不算什么，我迅速又心生一计。

俗话说，烈女怕缠郎，刷存在感很有必要。

我在东宫神出鬼没，永远出现在沈煜想不到的地点和时间里。

他看书。

我扮成丫鬟端茶递水，下一秒就被他揭穿，然后被无情地轰了出去。

一句话都还没来得及说。

他洗澡。

我默默潜入浴房给他搓背。

搓了没几下，沈煜感觉不对，一回头，看到我眼睛亮晶晶的，一副笑靥如花的模样。

他脸色腾地烧了起来，以非人类的速度披好衣裳，气急败坏地将我扔了出去。

这次我有进步，至少笑嘻嘻地说了一句——

沈煜，你皮肤好滑啊。

.....

东宫的人根本拦不住我，皇帝对此也睁只眼闭只眼。

我越战越勇，沈煜节节败退。

本以为抱得美人归指日可待时，竞争对手出现了。

五

秋高气爽，我约沈煜游河。

他倒是答应了，来的时候却带着一个极漂亮的少女.....

少女几步冲到我面前，警告我不要再缠着她表哥。

语气娇蛮，带着一丝在蜜罐里泡大的肆无忌惮。

沈煜的表妹，除了我，就只有国公府那根独苗，嫡小姐陆嫣了。

那没事了。

嚣张跋扈点也无可厚非，毕竟大家都是尊贵的高干子弟、独生子女。

我瞥一眼沈煜。

沈煜心虚地避开我的视线。

笑死。

想用魔法打败魔法？

小看我了吧！

陆嫣气鼓鼓地看着我，我忍不住逗她：「不缠着他，那我缠着你吧，反正你们长得也挺像的。」

仔细看，两人长相确实有三分相似。

果然，丑人总是丑的千奇百怪，而美人则美得殊途同归。

空气有一瞬间的安静。

陆嫣是吓到了，看着我的眼神变得无比诡异。

而沈煜却莫名黑了脸，游离地视线总算定格在我脸上，带着一丝愤怒，还有.....委屈？

咦，我没看错吧？

上船之后，沈煜就躲进了上层的船舱里，我站在甲板上看风景。

陆嫣安静了片刻，大概是缓过来了，又跑来招惹我。

她想把我推下河去，可手段过于拙劣，反而自己没站稳掉进了河里。

美人落水，在河里浮浮沉沉，尖着嗓子呼救。

「表哥.....」咕噜噜喝了一大口河水。

「救我.....」咕噜噜，咳咳咳，又是一大口河水。

「我不会.....游泳.....」

眼角的余光看到沈煜从船舱里冲了出来。

我当先一步，干脆利落地跳进河里，一把拽住陆嫣拼命往岸边游，嘴里还安慰她：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」

男女授受不亲，这船上就我们三个。

我若不救，要是换成沈煜来救，是不是就得因为肌肤之亲之类的，不得不娶了她。

我鱼塘里的鱼，还能让你给捞走了？

当我傻吗？

哼。

六

游河回去，我就大病一场。

边疆养出来的野孩子，也敌不过秋天冰冷的河水。

这场病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多月，沈煜一次都没来看过我。

倒是陆嫣来了好几次，来了也不说话，就坐一旁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

看得我心里发毛。

「怎么，爱上我了？」我忍不住嘴贱。

陆嫣不反驳，我却开始害怕了。

这姑娘不会因为我救了她一命，就真看上我了吧？

虽然我喜欢美人，但我性取向还是很正常的。

陆嫣道：「你放心，其实我不喜欢我表哥。」

.....

那我还真没办法放心。

我冷汗都快流出来了：「没关系，您还是喜欢吧。」

喜欢沈煜总比喜欢我好啊。

反正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

陆嫣愣了愣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无语地翻了个白眼：「呵呵，我也不喜欢你。」

那就没事了。

我长吁一口气。

陆嫣看我的眼神，又变得复杂起来。

「姜璃，你真的很奇怪.....不，应该是特别，这京城里所有的大家小姐，都比不上你；我要是表哥，肯定没办法拒绝你。」

说的比唱的好听。

可能那好表哥，连鬼影子都见不到一个。

我告诉自己，我半点都不伤心。

山不来就我，我去就山啊。

这才是一个专业舔狗的自我修养。

于是我天天给沈煜写情书。

大皇子来找我时，我正在完成每日任务——写情书。

说是情书，其实也就一句话：今天的阿璃（睡到，叉叉划掉）
追到沈煜了吗？

落款，阿璃给沈煜的第三十封情书。

虽然从未得到过回应，我却乐此不疲。

七

大皇子被我晾在一旁多时，神情却没有半点不耐烦，一直等到
我忙完。

他神情自然地唤我：「阿璃表妹。」

这是第一个叫我表妹的皇子。

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。

我本来不想应，可他长得实在太好看了。

虽然不如沈煜绝色，但也是斯文儒雅的翩翩公子。

我眨眨眼睛，从善如流地喊：「大表哥。」

大皇子微微一笑，亲和力十足：「表妹可知太子为何对你不假
辞色？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他怕父皇忌惮。」他突然压低嗓音：「帝王驭人，善用平衡之术，太子妃如果出自镇国将军府，父皇的皇位可还能还坐得住？」

有些事即便我不去打听，也还是会知道。

比如皇帝前段时间在早朝晕倒过两次，身体已经大不如前。

皇位之争，是皇家子弟亘古不变的话题。

而有些人果然坐不住了。

我脸色冷了下来：「你什么意思？」

「意思就是，这种关键时期，太子不可能娶你；而最适合你的人，其实是我。」他轻摇纸扇，做风流倜傥模样，「你看，其实我长得也不差。」

我吐了。

刚刚还觉得儒雅斯文的脸，瞬间变得油腻、面目可憎。

我翻脸不认人：「大皇子该回去了，慢走不送。」

他还不甘心，垂死挣扎：「你以为太子就能顺利继承皇位吗？」

欸，我这暴脾气！

随手拿起一面铜镜砸向他：「他不能未必你能？自己照照镜子，你配吗？」

大皇子往左侧一闪躲过，继续游说：「他出生时，就被钦天监算出是克父克母克妻的灾星之相，父皇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要不是国公府的人碍事，就算他是嫡子，也轮不到他来当太子。」

最后一丝忍耐也耗尽。

我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：「你才灾星，你全家都灾星！麻溜地给我滚蛋。」

大皇子灰溜溜地跑了。

我气得冒烟，躺在床上发呆。

沈煜太惨了，连母后难产去世的锅也要算在他头上，亲爹还是个什么垃圾玩意儿。

还算有国公府护着他.....

我突然不想再跟他这样耗下去了。

沈煜的笑容，以后由我来守护！

八

我厚着脸皮去找了我娘。

花园里，我娘在喝茶赏花。

我爹，威武霸气地镇国将军，那双挥刀弄枪斩杀无数敌军的大手，在给我娘剥松子。

我一屁股坐到两人中间，抱住我娘的胳膊：「阿娘，您能不能跟陛下说说，帮我和沈煜赐婚啊？」

我爹手里的松子撒了一地。

他一脸震惊：「闺女，你这回是玩真的啊？那个沈煜有那么好吗？」

我不由有些惭愧。

看来我还真是前科累累，连我亲爹都以为我是在玩。

我娘白了他一眼，我爹收起惊讶地表情，继续剥松子，只是眼睛还是关切地落在我身上。

我又想起大皇子沈霖的话，神情严肃地问：「阿爹，你如今已经功高震主，我若嫁给沈煜，咱们姜家就成为彻底的太子党了，这样会不会连累你？」

我爹一掌拍向石桌，霸气侧漏道：「笑话，我女儿想嫁谁就嫁谁，天上的神仙都嫁得。」

我娘被他吓了一跳，拧了他胳膊一把：「说话就说话，你吼那么大声干嘛！」她拉着我站起来，帮我理了理发簪，柔声道：

「走，阿娘带你进宫去见陛下。」

自回京城以来，这是我第二次见到皇帝。

与上次相比，一脸病容，眼神混浊，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

就算是九五之尊，也敌不过时间的侵蚀。

我跪下，说明对太子的情意，请他赐婚，他果然不同意。

摆出一副慈父模样，找的理由很是勉强，声称皇后早逝，太子这么多年不容易，他不想强迫太子，也不想委屈了我。

阿娘突然说：「皇兄，我和姜元年纪大了，此后打算长居京城，姜元已经不适合再做兵马大元帅了，这虎符早就该归还给陛下了。」

我愣住，倏地看向阿娘。

她朝我眨眨眼，我瞬间了然。

她是要用虎符，换皇帝赐婚，而皇帝衡量了下，最终也同意了。

从太和殿出来，我心情莫名有些抑郁。

我娘安慰我：「阿璃，即便没有虎符，皇帝也不敢轻易对我们下手，姜家军的威名靠的不是虎符，你要相信你爹。」

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深吸一口气，让阿娘先回府，自己拐去东宫找沈煜。

走到半路，就与一脸匆忙地沈煜撞上。

深秋天气微凉，他额头满是细密的汗珠，形容有几分狼狈。

我去拉他的衣袖，被他甩开。

沈煜满腔怒火：「姜璃，你是嫁不出去了么，非要缠着我？！」

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：「是啊，我嫁不出去，就要缠着你。」

沈煜顿了一下，缓缓道：「我不是你的良人，也不会娶你。」

「是不是良人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至于娶不娶，想必你也知道陛下赐婚的事了，所以这也由不得你了，沈煜。」

沈煜神色复杂地看着我，眼睛里藏着一丝我难以理解的挣扎和痛苦。

他说：「阿璃，你会后悔的。」

九

我终于嫁给了沈煜。

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会拒绝跟我圆房。

「我都脱光了，他都无动于衷！你说，是不是沈煜不行啊？」
我愤愤不平。

「不会吧！你身材这么好，表哥到底是不是男人。」陆嫣睁大眼睛看着我，一副匪夷所思的表情。

我们现在的关系，应该算是好朋友。

得知我居然还没推倒沈煜，又自告奋勇的要当我狗头军师。

陆嫣往湖里扔一大把鱼食，引得湖中鱼儿争相抢食：「你虽然气质猥琐，但长得也不比我表哥差啊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」

呵呵，气质猥琐。

您确定是在夸我吗？

「你说，沈煜是不是有什么小青梅，得不到的白月光之类的？」

陆嫣茫然地眨眨眼：「没有吧，表哥的青梅就是我啊。」

.....

我磨了磨牙。

陆嫣这狗头军师很不靠谱，还是得靠自己。

我制定了一整套的圆房方案。

进可色诱，退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争取一举拿下沈煜。

可他居然连夜溜了？

倒也还算有良心，知道留一封信给我。

我拆开一看，差点气的当场去世。

TM 的，那封信里面装的居然是和离书！

我把和离书撕了，留在东宫混日子。

当我在想，要不要跑去找沈煜时，他回来了。

是被人抬着回来的。

太子心腹告诉我，下手的可能是大皇子，他们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，后面很有可能还有皇帝的手笔。

我气怒不已。

虎毒尚不食子，这狗皇帝真是疯了。

沈煜受伤最严重的是头。

黑亮的长发被剪掉了一大把，脸也肿得像猪头。

看起来还有毁容的危险。

那模样惨的，实在跟美人已经沾不上边了。

放以前，我可能就跑了。

可如今，我只觉得心痛。

我想，我脑子可能也坏掉了。

十

太医说，沈煜已经没有生命危险，过段时间就会醒过来，让我多陪他说说话。

我就天天守在床前，自问自答的给他讲情话。

——「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？」

——「我最喜欢痴痴地看着你。」

——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」

——「害我那么喜欢你。」

效果简直立竿见影。

一讲情话，就能看到他手指和睫毛微微颤动，有种拼命想醒过来的挣扎。

于是我讲的更加卖力了。

沈煜终于醒了，脸上的淤青早都已褪去，唇色淡淡，脸色苍白，有种病弱的美感。

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我：「??？」

剧情这么狗血？

我不信。

「哦，失忆了？」我一脸了然地点点头，抬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，「没事，都说人的身体有肌肉记忆。来，跟我睡一觉，你就知道我是谁了。」

沈煜僵住。

嘁，就这点道行，还想跟我斗。

我是享受追逐沈煜的过程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也开始觉得心累。

我居高临下，垂眸看向沈煜，恶狠狠地放狠话：「沈煜，天下美人千千万，你不要后悔。」

沉默在殿内蔓延。

沈煜靠坐在床头，黑眸沉沉深不见底，让人看不出他的情绪。

过了许久，他哑声道：「阿璃，你回娘家吧。」

我转身就走。

走到殿门口时，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
黄昏时分，房间的光线都暗了下去，烛火还没点燃。

他独自坐在黑暗的阴影中。

看起来好像很孤独。

可他也并不需要我。

.....

回家后，我娘为我准备了一大桌我爱吃的菜，陪我喝得大醉。

可能是心里藏着太多事，我都没发现我爹居然没在家。

半夜睡得迷迷糊糊，外头传来断断续续的刀剑厮杀声。

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起来盖住头，再次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起来时，我才发现这京城的天，已经变了。

大皇子逼宫，太子坠湖，下落不明。

皇帝被逼传下圣旨，自己龙体不适，需要好好调养，要禅位给大皇子。

拟定半个月后，举行禅位大典。

十一

我爹把我关了起来，因为我执意要去找沈煜。

下落不明，就意味着还有生机。

沈煜是天纵奇才的少年太子，我不相信他就这么轻易死了。

还有陆嫣，国公府作为坚定的太子党，大皇子不可能那么仁慈地放过他们。

我打晕看守我的侍卫，即将逃出家门时，我娘拦住了我。

她告诉我，大皇子的人赶到时，国公府早就已经人走楼空了。

我明白了。

沈煜对这场宫乱，早就做了防备和布置。

甚至很有可能这一切，还有他在其中推波助澜。

这事我爹知道，我娘也知道。

只有我不知道。

担心害怕的情绪褪去后，涌上来的是失望和.....心疼。

失望沈煜，不懂我，看轻我。

他从未把我当成可以同生共死，相互扶持的妻子。

心疼他，处境如此艰难，万事都只能靠自己。

通往皇权的那条路，崎岖坎坷又凶险，他只能进不能退，稍有不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

他没有必赢的把握，所以他让我回娘家。

有我爹这个镇国将军在，有二十万姜家军，还有那封和离书。

万一失败，大皇子也没有由头敢动我。

陆嫣说得没错，沈煜他喜欢我。

可他不信我。

人心易变，何况我是风流多情的姜璃。

我的喜欢，能有几分真了？

登基大典前五日，我进了宫。

在太和殿，我见到了沈霖，开门见山地问：「你还想娶我吗？」

沈霖已经穿上了象征皇权的龙袍，还是那副温润君子的伪善模样：「表妹身份高贵，配得上一个后位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们相视一笑。

沈霖的本质是个赌徒。

他知道我有其他目的，但又舍不得我背后的势力，只要能拉拢到镇国将军府，他的位置才会更加稳固。

所以哪怕他猜忌我，也不会拒绝。

沈霖不可能轻易放我走，我被留在了宫里，他不知道，这样的安排正合我意。

每天都有好几个人跟着我，名为服侍，实为监视。

可还是被我找到了机会。

深夜，潜入皇帝的寝殿，他果然被沈霖给囚禁了。

我问他：「落到今天这个境地，您后悔吗？」

他没有回答。

十二

禅位大典举行到一半时，太子带着姜家军冲进了太和殿。

沈霖一把抓住身旁的皇帝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翻盘。

真正的皇帝却从太子身后走了出来。

沈霖手里，是被我易容后的皇帝的替身，真正的皇帝已经被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偷换出宫，藏在姜府。

谁都不知道，姜家小姐姜璃，有一手出神入化的易容绝技。

这场闹剧终于落下帷幕。

经此一役，皇帝仿佛终于想通了，什么相命之术都是放屁。

想要弑凶弑父的居然不是他日夜防备的太子，而是他颇为喜欢的大皇子。

他彻底放下，把皇位禅让给太子，自己跑去周游各地了。

沈煜继位后，立马下旨封我为后。

宣旨的公公到了姜家，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没有人出来接旨。

没错，我跑了。

不是只有他沈煜会跑，我也会。

我早就说过，不要后悔！

我要沈煜也感受一下什么叫——昨日的我，你爱搭不理，今日的我，你高攀不起。

我运气贼好，跑路还能在他乡遇见美人。

永安侯世子谢睿。

他也在逃婚，真是巧了。

半年未见，谢睿容颜未改，依旧是那个清俊漂亮的少年。

但我还是觉得他没有以前好看了.....

谢睿来找我喝酒，酒至正酣时，他提议：「阿璃，我挺喜欢你的，你看你也在逃婚，我也在逃婚，要不然咱俩凑一对得了。」

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有个阴森森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「你做梦。」

.....

沈煜居然追过来了。

谢睿很有自知之明，很是识时务地离开了。

我完全管不了别的，急得跳脚：「沈煜你疯了吧，皇位坐稳了吗？烂摊子都收拾了吗？跑这来干嘛？」

沈煜言笑晏晏，看着我深情款款道：「我来带走我此生最爱——我的皇后。」

说实话，我有点不习惯。

可能是看多了他冷嘲热讽，毒舌刻薄的模样。

没有任何铺垫，乍一这样转变，好像换了个人，都没那个味了。

我呵呵冷笑：「好好说话！」

沈煜堪称川剧变脸，瞬间收了笑，高贵冷艳瞥我一眼：「姜璃，跟我回去圆房！」

「欸，得嘞！」

我屁颠颠地牵住他的手，一起走向冬日的暖阳里。